



经典的传说总是这样开头的——  
很久、很久以前，东方有古老而丰饶的华夏九州。神明捏土造人，这群大地之上辛勤劳作、天真歌唱的精灵们，竟在朴朴素素“玩泥巴”的过程里，又造出了一种巧夺天工、世无其二的物件。它漂洋过海、来到西方，受到极致痴迷的追捧，最后征服了整颗蓝色的行星。

“china”就是“China”，瓷器就是中国；二者紧密联系，交相辉映。

瓷器可被视为人类贸易史上最早的、真正意义上的“全球性商品”，并且，在东西方贸易史上，茶叶和丝绸虽则更大宗，若论跨文化的交流、渗透、影响、融合，第一的位置，却非瓷器莫属。

室无瓷不雅，民无瓷不欢。素肌玉骨、器型优美、釉色琳琅、精致耐用……时至今日，从技艺到内涵，中国瓷依旧凭实力冠绝天下。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，将“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，更为绵亘了千年的“人间瓷话”，续添华章新彩。

既是只道寻常的碟碗、杯盏、瓶罐，亦为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，温热的瓷土在跃动的窑火里永生，吞吐着日月旋转、万代风华。

## 窑火不熄

中国的陶瓷史，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。商周开始掌握釉陶技术，发展到东汉末年，完成了由陶到瓷的过渡，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与黑瓷。至北齐末年或唐代，白瓷也由青瓷中变种而来，逐渐形成了“南青北白”的分野。此一显著的地域风格差异，根本成因在于南北两地截然不同的原料地质条件。南方地区的瓷土矿普遍含有较高



后周青百合瓶。

的铁元素，当这些坯体在窑炉的还原性气氛中烧造时，铁元素发生化学反应，极易使釉面呈现出从青绿到青黄等丰富的青色色调系列。相比之下，北方地区的瓷土资源则具有低铁、高铝的显著特征，这种原料构成先天就更有利于塑造出质地坚实、胎体相对洁白的瓷器。

唐宋时期，中国的瓷器生产进入令人瞩目的繁盛阶段。浙江越窑的“秘色瓷”釉质如冰似玉，代表了彼时青瓷的最高水平；而龙泉窑的粉青、梅

子青釉亦臻至化境。河北邢窑的白瓷“类银类雪”，其精细的淘洗技术胜人一筹；定窑则是宋代白瓷典范，其覆烧法（可提高窑炉装载量）、刻花印花装饰技法及薄胎工艺，给予效仿者诸多启发。河南的钧窑深刻诠释“入窑一色、出窑万彩”的工艺哲学，至于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——磁州窑，运用珍珠地、红绿彩等数十种技法，首创瓷器彩绘工艺体系，突破了单色釉局限。

宋词系词中之词，同样地，宋瓷系瓷中之瓷。《饮流斋说瓷》曾评定，宋有五大名窑：柴、汝、官、哥、定，“更有钧窑，亦甚可贵”。不过，鉴于柴窑之作空留经传，世人便将汝、官、哥、定、钧并列。柴窑，“天青色，滋润细媚，有细纹，多足麓黄土”，相传源自后周世宗郭荣（柴荣）的雄心。五代战火连绵，“铜贵如金，兵甲铸钱皆缺其料”，故财政紧张的郭荣非常注意开源节流，吩咐有司以瓷代铜，制礼器、明器、食器，又命匠人钻研新法，求“色如青铜，质坚似铁”。这次过于激进的壮举谈不上特别成功，然另辟蹊径，收获了“青如天，明如镜，薄如纸，声如磬”的柴窑瓷器。

饶州的胎土、定窑的薄胎、越窑的釉水加之“千峰翠色”的釉料配方、耀窑的刻划技术、邢窑的煤炭烧窑技术、定窑的刻花绝技……汇聚举国制瓷资源，方得“雨过天青云破处”的独特釉色。可惜，郭荣英年早逝，以